



● 骆驼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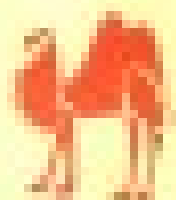
LUOTUO
CONG SHU

你生命中那时光

孟晓云·著

中国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



LOTUS
ART STUDIO

你与荷花零距离

吴昌硕·画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

你生命中那时光

孟晓云 著

责任编辑：周楠本、彬子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，9.25 插页，3 字数，147000

印数：1 —— 3680

ISBN 7—217—00315—6

I·130 定价：1.95 元

新书目：88—48



三曉

目 录

山村的呼唤·····	1
胡杨泪·····	14
大山的眷恋·····	36
引力·····	46
《山村的呼唤》采访手记·····	59
另一种生活·····	73
一个四十岁女人的感情经历·····	89
流行色·····	117
挤压的反作用力·····	132
温州和温州人·····	150
你生命中那时光·····	166
多思的年华	
——中学生心理学·····	179
一粒砂 又一粒砂·····	248
明天判决·····	269

山村的呼唤

这一天是星期日。王振远骑着自行车，沿着苦梨峪唯一的山路回他的家——段庄去。远处有一个穿红衣衫的小姑娘，象一簇小火苗跃动着，越来越近，是他的学生、十三岁的白凤霞。“看你急的，上哪儿去？”“王老师，我去下营供销社买一支钢笔和一个铅笔盒。”凤霞一对大眼睛里闪着羞怯而又执著的光。

王振远能猜透小姑娘的心事吗？为了买一支钢笔和铁铅笔盒，小凤霞放学后便到山上采药，柴胡、远志、丹参，把药材摘净晒干，拿到集上去卖，好不容易凑够了两元钱。她在日头圈一个山凹里住，只能用书本上抽象的词汇“美丽的和富饶的”来梦想她从未去过的蓟县县城，就连去一趟十几里外的小镇都使她象过节一样地兴奋。她透过家里贴红窗花的玻璃，看到阳光已照亮荒凉的山峦，便起身梳洗，然后从柜里打开一个小红包，取出她唯一的新的确良红衬衣，在小辫上扎上黄毛线的头绳，手中紧攥着那两元钱上路了。

她在峡谷里踩着碎石，踏着清爽新鲜的草茎，走得那么急，任夏风抚摸着她的脸。她顾不上去采石缝里钻出来的白色石板子花，也没有心思理睬树梢上的百灵鸟，她甚至忘却了后妈对她粗野的辱骂和踢打，忘却了她从未尝到母亲抚爱的苦痛。此刻，她只被一个心愿鼓舞着，去下营镇唯一的供销社，买一支她向往已久的绿钢笔和一个铁铅笔盒。王老师说过，上三年级了，不能总用铅笔写字了。

惹人怜爱的孩子呵，你可曾知道，十三年前，就是在这条山路上，人们哭着，用门板抬回了你母亲郭桂芬的遗体。她长得象秋叶一样静美，却大字不识一个。十七岁那年由父母给她定了终身，十八岁那年腊月十四结婚，第二年的腊月十四生下了你，由于镇上的医疗条件差，引起大出血，从此告别了人世。可怜的桂芬，你这一生中得到的太少了。十九岁，正是学习和贡献的好年华，而你，却在不该结束生命的时刻匆匆了结了自己的一生。这是贫穷、落后，更是愚昧无知酿成的悲剧。刚来苦梨峪不久的王振远目睹了这一幕，他为凤霞妈的命运哭泣了。

一个又一个老师来了，又走了，苦梨峪山村没有留住他们。而王振远却留下来了。一留就是十六年。他一个人翻山越岭，把分布在三十三条

山沟的全村四十四户人家都走遍了，领来了一个个学龄儿童。孩子们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烧灼着他的心，就为了这些饥渴的眼睛，他留下来了；就为了白凤霞母亲的悲剧不再重演，他留下来了。苦梨峪啊苦梨峪，你太需要文化了。果树的嫁接，农药的配制，土壤的分析，抗倒伏种子的培育，哪一样没有学问在里面呢！山村的孩子不应再有新文盲出现。让将来的一代幸福吧！不过，他们一定得问问自己，他们的父辈为什么这么受苦受穷。

苦梨峪真苦。当时还没有打机井，一个储水池中积存着雪水和雨水，又苦又腥，春天没水了，要跑到十几里外的镇上拉水喝；当时还没有电灯，每到夜晚，家家户户窗口只有灰暗的煤油灯摇曳着；当时的小学校哪象现在青砖灰瓦大玻璃窗，只有五间破瓦房立在村口东坡上，教室里横七竖八地放着十几套破桌凳，到处挂满蛛网和灰尘，连张窗户纸都没有。堂屋就是厨房，王振远自己盘起炉灶，用仅有的一口破锅起火做饭。

王振远并不怕苦，他苦惯了。只是在夜晚，当孩子们的足音纷纷散去，只听得风吹得山林呜呜地响，窗户纸叭哒叭哒象有人在敲打，狼在哀嚎，狐狸在拱屋门时，他才感觉到孤寂。人在寂寞的时候难免勾起一些心酸的回忆。王振远在下

营镇初中毕业，在山区就算是个文化人了。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又会画画。1958年，帮助别人抄写了给党支部书记提意见的大字报，还在上面插了图，于是被打成右派。他抱头痛哭了，我有文化难道有罪吗？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怎么能理解这残酷的现实。也亏得他有这么点文化，会写“深刻”的检查，因此很快摘了右派帽子。可工资由三十八元降到小教最低级二十六元五角，以后长了一级也不过二十九元五角。十三年啊，靠这微薄的工资养活妻儿老小八口之家，这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他有时从家里扛一袋红薯干，在学校里吃一个星期。生活上再苦他能忍受；可怕的是政治上的磨难。在动乱岁月中，知识和罪恶是同义语。王振远，这个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的普通乡村小学教师，居然被打成黑帮。人们从他家里抄出来一本《康熙字典》，当“四旧”烧了，那是他用八斗棒子换回来的呀，就这么糟践了。还有茅盾的《子夜》、丁玲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、郭沫若的《地下的笑声》，还有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……那些他珍藏的书籍，全被抄走了。他偷偷地让儿子在地里埋了一本《辞源》，总算留下了一本心上物。

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能干出那些愚昧无知的事！这也是我们都市和村庄进步缓慢的原因吧。

王振远常想，我是一瓶净水，后来洒进了一滴墨汁，这墨汁沉淀了，一摇晃水又浑浊了。我就把这瓶水，别管是净还是浊，全浇灌在幼苗上，孩子们因此而能滋润，能摆脱愚昧，再不去做前人干过的蠢事，我这一生也就得到安慰了。

刚刚上一年级的刘向东，好不容易学会写两行字，高兴地挥着小手：“王老师，快来看，我写完两垄字了！”惹得全教室的孩子都天真地笑了。王振远心中却涌起一阵酸楚。惹人爱怜的孩子，你在知识面前是那样纯朴和虔敬，那样惶恐和谦卑，可你连“行”的概念都没有，这能怪你吗？你住在尖扇顶山的南沟，只有你一户人家。从一岁到六岁，你除了看见恬静的山谷和天空的云彩，便是偶然来坡上吃草甩着尾巴的牛，你还见到过什么呢？你只知道抱着一只大黄狗的脖子在地上打滚儿。我们的山村太闭塞了，精神生活贫乏，一年中公社放映队最多来放一次电影，对孩子们来说简直是神圣的节日，饭也不回家吃，在学校门前的小操场上眼巴巴地等着。村里要是来了打铁的，或者来了铸铁犁铧的人，各户都要到外村把姑奶奶接回来看新鲜呢。

王振远真想用心来拥抱这些无知的孩子，就象群山敞开胸怀拥抱着山村的每一个家庭。让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丰富起来，我们这个大千世界才

能丰富起来。要让孩子们的象苦梨峪山脊那样贫弱的心灵充实起来。在与孩子们共同寻求知识世界的同时，王振远的心也充实起来了，忘却了自己浅浅的凄苦和淡淡的哀愁。

王振远凭着这颗心去关怀着一个失学的女孩子——刘玉兰。他来到马匣子谷，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正在纺线。“为什么不去上学？”“妈不让。”“你自己愿意来学校读书吗？”玉兰的圆脸涨红了，眼中闪出一种新奇和痴迷的光彩。玉兰妈进屋了，她很壮实，也很粗爽。“丫头念书干什么？”“你识字吗？”“我不识字也照样活了这么大！”

“正因为你识字，你这辈子还不够苦吗？再说，儿子闺女都是你养的，为什么让儿子上学不让丫头去呢？”“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，儿子还养活我呢！”“大嫂，你要为闺女想得长远些，将来科学发达了，当个文盲能有什么出息？再说近一点的，现在兴自由恋爱了，姑娘找个对象，给男朋友写封信，这心里话总不能让别人代写吧，男朋友回封信，那秘密也不能公开啊！”几句话把玉兰妈逗乐了。“中，我说不过你，王老师，就让丫头去念书吧！”王振远牵着玉兰的手，把她从偏狭的小天地里引出来。在书本中，小玉兰寻到了在家中纺线、接柴禾、耨地、养猪无法比拟的乐趣。

无论什么人，都是在一种追求中生活的。王

振远的追求便是在苦梨峪对适龄儿童普及小学文化教育。只要你这教室里当了我的学生，就不能让你中途退学；只要这一天空了一个座位，就是我的失职，我要千方百计地把你找回来。他的追求是执著的。

有一年冬天，大雪封山。早晨点名时，王振远发现五年级的王淑苹没有到校。淑苹是个聪颖的孩子，学习成绩在全年级是拔尖的，为什么没有来，莫非生病了？他心中十分挂念。傍晚，他翻过一座大山，到大洪峪淑苹家家访。小路很滑，风在松林里咆哮着，好象一只落在网中的野兽，沟洼都被雪填平了。翻过第二座山，登上大斜坡，整个山坡白茫茫的一片，只露出高高的枯草尖。看不出高低深浅，他跌跌撞撞在羊肠般的山径上一步一步挪动着，呼地一下跌进了一个大雪窝，陷进去半人多深。他挣扎着爬出来，一脚踩空又栽下坡去，裤腿、脖领全灌满了雪。他索性顺坡溜下去，沿着大沟往前趟。当他象雪人一样站在淑苹家的门口时，他们一家都愣在那儿了。淑苹的父母又是给他烤衣服，又是沏姜汤，忙活开了。淑苹却默默地坐在炕沿上。“孩子，咋的？不舒服吗？”淑苹摇摇头。“那你为什么不去上学？”淑苹没言语。她想说雪太大，妈心疼她，怕她上学摔着，但又说不上口。大雪拦不住人啊，老师那么

大岁数还来了呢，我咋就不能去呢。她细细地端详着老师的脸，那象土壤一样的棕褐色皮肤，是被山风吹出来的，四十多岁的人，脸上皱纹纵横，象是苦梨峪山上石头被风雨刻下的沟痕。老师，你为我们费了多少心血，我心中全有数。你一个人教五个年级的课，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自然、常识……要备十二门课啊；你为我们操多大心，我全知道，二十几个学生，每天作业、日记一百多本，你早晨四点半就起身，晚上还要家访，批作业到深夜……我对不住您，不该不上学，让您摔进雪窝里。淑苹一句话没有说，看着老师的背影远去。不过，从那天起，无论多大的风雪雨水，她没落过一天课，她是全校最有出息的孩子，以全镇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。

王振远就这样送走了一批批毕业生，也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年华。他积劳成疾，病倒了。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的毛病，腰直不起来，两腿一落地象针扎一样疼。他躺在家里的炕上，两个月没有上班了。段庄小学的校长来了：“王老师，你就回段庄来教书吧，你在这儿教过书，大伙都了解你，那会儿去苦梨峪还不是因为你是摘帽右派。党的三中全会后为你彻底平反了，你有理由向公社提出申请。”患难与共的妻子曹桂芬伏在他的肩头，流着苦涩的泪水，央求着：“在哪儿都是教书，

段庄是平原，你这腿哪里跑得起山路。在这儿，守在家门口，你不用自己做饭了，有我照顾你。你受苦受了大半辈子，也该缓口气了。回来吧！”王振远心里象是翻倒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一齐涌来。他有点踌躇了。

也就是在这同一天，苦梨峪的乡亲们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来看望他了。家里没有学生的老太太也扭着小脚来了，八十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八叔也拄着棍子摸来了，从苦梨峪到段庄，十三里地呢，还有不少是坎坷的山路，他们是怎么走来的呀！热诚的乡亲把自家果树上摘下的柿子、梨、山里红、枣、核桃、沙果倒满了王振远家一炕：“王老师，大家挺惦念你的，你这病多咱能好呢？”

山里的孩子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他们只是用一双双热望的眼睛瞅着老师，就象平日在课堂上那样，他们可以用眼光的交流和老师达到一种感情上的默契。

那不是刘向东吗？他再也不是当年只知抱着大黄狗玩儿的傻乎乎的孩子。他眉宇间流露出自信和精明。这几年农村的经济政策活了，他父亲离土不离乡，到天津市包工盖房，到引滦工地挖土方，每年全家收入都有两三千元。前年他爸抱回一个彩色电视机来，全村都轰动了。小向东可长了见识，他每天晚上看故事片、《动物世界》、

木偶戏，他骑自行车去过县城，还和父亲一起乘火车去过天津，大开眼界，小朋友们真羡慕他呀！

那不是刘爱静吗？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脸颊上印着两个深深的酒窝，多么讨人欢喜的小姑娘，只是太娇小文弱。那年夏天，你上着课肚子疼，脸煞白，流着泪，当我背你回家时，你忍着痛，不再流泪，一个劲儿用小衣袖擦着我脖子上、脸上的汗水，用小手绢给我遮着日头，还一再用细细的声音央求着：“让我下来走吧！”你才七岁，那么知道疼人，我哪舍得让你下来，我背着你翻过一座山，又越过一道岭……

孩子们虽然静默无言，但王振远仿佛听到了他们内心的呼唤。回去吧，老师，苦梨峪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。你走了，代课老师压不住阵脚，有六个五年级学生退学了。

苦梨峪啊，苦梨峪！那里有我的山，我的孩子们，我的乡亲们！那里有我的事业，我的生活，我的生命！

第二天，妻子用自行车推王振远上路了。遥望远处的山峦，象波浪一样起伏，苦梨峪越来越近了。当他被人们搀扶着，拄着一根棍子蹒跚地走进教室时，孩子们齐刷刷地站立起来：“王老师好！”他数了数，一个学生也不少。原来那些退学的孩子一听说王老师要回来，全都收拾好书包返

校了。王振远的心又重新落在苦梨峪这块土地上。虽然身子骨不那么壮实了，腿脚不那么利落了，可还是从前那个王振远。一个人默默无闻地奉献，执著地追求，在孩子们贫弱的心田上耕耘，播种着智慧。

有一天清早点名，王振远发现五年级的张秀珍没有来，学习成绩那么好，又快毕业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晌午，他忍着腿疼的痛苦，大汗淋漓地翻山越岭来到日头圈。“为什么不去上学？”

“我妈说承包的果树太分散，最远的离家七里，让我帮着照看。”眉宇之间有股灵秀气的秀珍惴惴不安地搓着衣角。“秀珍呀，你可要看得远一点，不能被眼下的困难挡住了。如果你不心疼我这么大岁数，这腿疼病，翻山越岭地来找你，你就别去。不过，我决心下定了，从今以后，只要你不上学，我就一天一趟。”温柔恬静的姑娘哪里受得住这话，捂着脸哭起来：“老师，您别说了，我去上学，这就去！”从此，秀珍再也没有缺过课。

一天傍晚，王振远批改作业，发现五年级张瑞民做圆柱体表面积的题目全部做错了，他一定是没有听懂。云层的阴影匆匆掠过山谷，太阳快要下山了。王振远拿着教具，翻过两座山到小丘子峪去找瑞民。他给瑞民补了课，看他把作业重新做了一遍，才又返回学校。

走夜路，峭厉的山风呼呼地吹，寂静的山林中，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偶尔传来猫头鹰和刷锅雀的哀鸣。穿过昏暗迂回的曲径，满坡的酸枣棵子划坏了手，王振远摸索着，来到一个梁顶。往梁这边走就须更加小心，到处是采矿人挖的两丈多深的乌钢掌洞，掉进去就没有命了，多悬哪！他完全可以明天白天给瑞民补课的，可王振远就是这么一个心急火燎的人，今儿个能了的事他决不拖到第二天，宁可自己吃苦、受累、冒风险。

王振远三十一年如一日，在山村的小学辛勤工作的事迹终于被上级领导发现了。他从未追求过的荣誉接踵而至——天津市特等劳模、天津市人大代表、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……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最平凡的人，只是干了他应该做的最平凡的事。使他感到欣慰的是：人们终于懂得了知识的重要。党把启发人们智慧和力量的责任放在知识分子肩上，放在那些肯忠实地思索、感受而且不畏艰苦的知识分子肩上——他在艰难困苦的日子中忍耐着、等待着，相信这一天会来到的。

王振远要出远门，到北京开会去了。孩子们送了一程又一程。也许，天真的孩子还不大懂得，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一个好的启蒙教师是多么幸运。此刻，他们只感到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。王振远沿着山谷中蜿蜒的小道走远了。孩子们飞快